

易托邦内的性别实验

——ABO 小说对性别政治的解构和重建

冯 钰

广州新华学院 广东 广州 13902

摘要：ABO 小说最早集中于耽美领域，以腐女、同人女群体为核心的女性群体在相对自由的网络中寻找自我定位的同时，通过耽美创作去探讨性别对立的矛盾点，并通过性别实验的方式发出“去性别本质主义”的声音，要求解放男人和女人。^[1]但随着这种网络文学的发展，ABO 小说不再局限于耽美领域，言情、百合等多个小说领域中也开始出现这种文学体裁，而女性群体在小说创作中的自我定位也开始发生变化，性别实验的场地、阵地都在随之扩大。

关键词：ABO；性别实验；网络女性主义

耽美研究朝着更客观的方向发展的同时，耽美作家们也开始从乌托邦中醒来，积极探索“男女平权”的可行性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受歧视的解决办法。ABO1 设定作为一套模仿社会性动物的社会结构做出的人类社会形态假想，兼备西方贵族政治强烈的阶级性和狼群原始的兽性^[1]，最早是同人女群体进行“YY”和性描写的工具。ABO 设定在传入中国后引起腐女的广泛关注，迅速成为耽美作品中的热门，在中国的演变过程不仅集中体现了网络文学中女性向作品所展现的女性心理，还反应了女性自我认同的蜿蜒曲折，更为中国不断恶化的性别矛盾展现了需要警惕的未来和解决思路。^[2]

一、没有女人的乌托邦

在 ABO 世界的社会结构里，人被天然地分为三六九等：代表男性形象的能力极强的 Alpha 处于权力的顶端；代表女性形象的娇弱的 Omega 则在权力底端；占人群的大多数的 Beta 介于两者之间。

“alpha omega beta”不仅是社会位置的划分依据，同时也是生理性别的主要划分依据，男女在 ABO 世界作为第二性别几乎没有实质意义。^[4]ABO 小说作者的视野里只有男性，AO 恋是早期 ABO 小说的绝对主题，代表女性形象的 omega 以男性的形象与代表“男子力”的 Alpha 的恋爱童话牢牢占据大量戏份，读者和作者共同在这个充满贵族气息的没有女人的乌托邦里狂欢沉沦。这个时期的 ABO 小说

在自恋和自卑情结的共同作用下进行着内容情节的去平民化和女性形象的“阉割”。ABO 小说作为网络时代的产物本质上是女性为自己找寻的房间，但这间房实际上是男性建造出来的，其中充斥着男性的声影，女性无时无刻不笼罩在男性的身影之下，在无意识的自卑中女性作者几乎必然的会出现男性崇拜和厌女情结。但自卑导致的阉割情结和厌女倾向让她们无法放过自己和其他女性，这个时期，没有女性主角，且几乎所有的女性配角都是在符号化和丑化中被消磨，连作为主角的代表女性形象的 omega 也不例外。他们被包装成精美昂贵的物件成为 alpha 纯粹的附庸，作为底层的发泄和生殖工具为“生 A 育 O”而存在着，然而他们不仅是被动成为这样的，还是“被主动”的，生理上的发情期逼迫他们必须向 alpha 求欢。代表理想中的美好爱情的男男恋爱又回复到现实男女的繁琐，甚至成为更残酷可怕的主仆的驯化活动，女性无意识地将自己拘束在无脑、善妒、色欲和脆弱等形象当中。这种排斥、丑化和“阉割”女性人物的“厌女”倾向是对男性话语的臣服，它反映了在文学话语仍未实现性别平等。^[5]而早期 ABO 小说的世界观设定大多是模仿中世纪西方的封建社会和贵族政治，且为了提高强大的 Alpha 的重要性往往还会加入星际时代、虫族外敌和军政一体等时髦设定。这种贵族的狂欢，追求奢华的权贵童话的普遍化是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它反映了女性对权利的渴望和对平庸的厌弃。

1 “ABO”是“Alpha Beta Omega Dynamic”的缩写

二、从樊笼走向现实的 ABO 世界

随着 ABO 小说创作的人数和作品的增多，ABO 世界观也在不断完善，许多不合理和朦胧的地方都在持续修正和具化，并在此过程中探讨性别平等的可能性。

生理设置上的完善主要体现在对 ABO 的生理特征和交配方式的固化及各性别的个体差异的调整上。作者们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 alpha 和 omega 的生理特征和交配方式。ABO 设定只是生理性别的区分，且各性别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弥补。整体看来，这个时期的作家们对三种性别的看法更加客观，ABO 的性别设定不再是社会地位的划分标准，更像是社会分工的参考建议，性别对能力和就业的影响力不断下调的同时“每个性别都有其优劣”的思想也逐渐成为主流，性别平等的探讨也随之进行。

故事背景的多元化主要体现在故事场景更加多元和社会环境更加开放两方面。原本的 ABO 小说大多是军队高官与落魄贵族的婚恋故事，但这样的故事已经无法满足读者的多样化需求，而多种题材的出现的基础是社会环境的开放程度允许 omega 出现在不同场合。生理设置的整理和内容情节的现实化为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提供基础，阅读上的需要和现实世界的自由民主思想的普及推动作者改造 ABO 世界。现在 ABO 小说的场景不仅限于军队，开始向普通人的生活转变，学校生活，社会工作等内容的比重在逐渐上升。

三、造就女人的性别实验地

如何实现性别平等的探索是女性作家进行性别实验的动力，虽然始终没有完整的结论，但在实验过程中也是有一些收获的。ABO 小说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形成了既反映现实，又在现实基础上将性别矛盾放大夸张的独特行文，这样的特点使其能将由性别对立而产生的问题更突出的呈现。几乎在所有的 ABO 小说中，性别对立都是社会矛盾的核心，最突出的就是 omega 对于无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现状进行的 O 权斗争。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强奸合理的受害者有罪论和女性必须生育和相夫教子的传统观念被无限放大，受压迫者的反抗自然而然会更加猛烈，omega 群体对外的恐怖活动和对内的变性手术都为现实敲响警钟——无论是两败俱伤还是让世界只剩下一个性别，人类的未来必然都是毁灭。而

文学的滑稽就在于读者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向末路，ABO 小说仍然还在对 omega 进行打压，他们即使有了药物也无法摆脱兽性的折磨，没有伴侣的 omega 除非去除腺体，否则只有死路一条。Alpha 也不能幸免于难，他们同样要经受兽性的折磨。Alpha 和 omega 的苦难为下一次性别实验提供了灵感——如果生理差异消失了，性别对立是否可以解决？于是界限模糊的 Beta 开始成为主角，但这样的假设本身没有实现的可能，无论男强女弱还是女强男弱，生理差异都是存在的^[7]。

现代社会，越来越多优秀的女性在各领域崭露头角，女强男弱的婚恋关系进入人们的视野。可以实现女 A 男 O 的性别实验的 ABO 小说再次成为实验地，女性作家试图通过解构传统男女权力结构来论证女人是被造就的，当位置对调时，男性也会成为女人，女性也能成为男人。ABO 小说通过性别实验总结出了女性因性别而存在的弱势不仅是源于父系社会长期压迫带来的话语权的缺失，社会对男女相处方式的固有观念和男女社会角色的刻板印象也是重要的原因。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被架在固定的位置上，男性被迫成为家庭唯一的支撑，女性被迫束缚在家庭的一亩三分田内。

互联网给 ABO 等不同类型的耽美小说提供了一个构建“异托邦”的场所，而很多女性作家也在通过不同途径建构这样一个独特的空间，并且完成了对“男性气质”的改写。在传统的男权制社会下，异性恋是一切的基础，其强化了两性属性，从而更好的为社会政治功能服务，两性优劣差异也是必须被建构的，这是男权制社会对社会秩序稳定的要求。从过往的男权制社会中不难看出，男性气质作为重要的性别政治功能，为社会统治、经济特权合法化提供了保障。因此，在学术界上将 ABO 等不同类型的耽美小说的出现视为性别政治的方式。从众多 ABO 等不同类型的耽美小说以及前文的分析和解读中不难看出，很大一类的耽美小说文学虽然表面没有瓦解男性气质，但却瓦解了男权制社会异性恋制度的基础，真正解构了以“异性恋”为基础的男权制社会，打破了两性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其背后的权利序列。随着 ABO 小说向言情、百合等领域的渗透，其所展现给世人的是一种全新的思想，更强调了“人格多元化”这一思想。总的来说，女性群体所倾向的 ABO 小说，其最终所要追求的是一个

更加理想性的情感社会，在这一社会体制下没有性别权利的秩序干扰，对解构男权制社会具有具有积极意义。但实际上，ABO小说、耽美文化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现如今，依然有ABO小说在实际描写中对女性叙事不足，其背后依然潜藏着极强的男性色彩和男性权利意识。又像是女尊小说所展现出来的女权制社会，其背后也不过是另一种形态的性别不平等。不仅如此，在如今时代背景下，ABO小说、网络小说非常容易被资本所利用和裹挟。这一点从目前大热的ABO等不同类型的耽美小说翻拍潮流中就可见一斑。从当下中国影视行业“耽美潮流”中可以看到，这种“物质化”的转变，任何作家或写作形式只要一旦被纳入到消费体系，就只能生产出符合消费意识形态的符号。

参考文献

- [1] 杨雅. 同人女群体：“耽美”现象背后[J]. 中国青年研究, 2006(07):63-66.
- [2] 罗晓东. 青年女性耽美消费的研究视角及其意义反思[J]. 当代青年研究, 2017(04):103-

109.

[3] 郑熙青. Alpha Beta Omega 的性别政治——网络粉丝耽美写作中女性的自我探索与反思[J]. 中国图书评论, 2015(11):18-27.

[4] 闫文菲. 耽美小说中的厌女情结[J].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0(05):30-35.

[5] 王艳萍. 耽美小说的“女性向”叙事和“厌女”倾向[J]. 北方文学, 2018(21):128-129.

[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R]. 2020年9月29日.

[7] 何一苇. 女性主义的崛起还是男权结构的模仿：耽美文化的批判性思考[J]. 青年与社会, 2019(03):197-198.

[8] 杨玲. 跨国文化流动中的耽美：从性别政治到世界想象. 2013.

[9] 李昊, 吴玉杰. 女性文学异托邦建构的可能性——以“耽美文学”为例[J]. 当代文坛, 2018(6).